

附錄一：

菩提道次第略論（止觀）

法尊法師

子二別於後二度修學法分四。丑初止觀自性。丑二學止法。丑三學觀法。丑四學雙運法。
今初

經說三乘一切功德皆是止觀之果。大小乘一切三摩地皆於止觀中攝。所言止者。謂內正住已。即於如是善思惟法。作意思惟。令此作意內心相續。如是正行多安住故。起身輕安及心輕安。是名為止。總之輕安所持。於善所緣心一境性之定。即止自性。觀自性者。經說彼由獲得身心輕安為所依故。捨離心相。即於如是善思惟法。內三摩地所行影像。觀察勝解。即於如是勝三摩地所行影像所知義中。能正思擇。最極思擇。周遍尋思。周遍伺察。若忍。若樂。若覺。若見。若觀。是名為觀。總謂安住止中。由觀察所緣之力。引生輕安所持之觀慧。即觀自性。莊嚴經論云。「正住為所依。心安住於心。及善思擇法。應知是止觀。」

止觀必須俱修。如夜間觀畫。須燈明亮。復無風動。方能明了見諸色相。隨缺其一便不

明顯。如是觀甚深空性，亦須無倒了解真實之慧，及隨欲安住之止，方能明了見真實義。月燈經云：「由止力無動，由觀故如山。」

丑二學止法分二。寅初修止法。寅二修止量。初又分二。卯初加行。卯二正行。今初

入行論云：「當知具止觀，能摧諸煩惱，故應先求止，不貪世修成。」故當先求修止。復應先備修止資糧。如莊嚴經論云：「具慧修行境，謂易得善處，善地及善友，瑜伽安樂具。」易得謂易得衣食等順緣。善處謂無猛獸怨魔等惱害。善地謂不引生疾病。善友謂具如法良友。瑜伽安樂具謂遠離喧鬧，是謂隨順處所。修止之人，復須少欲，不求眾多上妙飲食等，略有粗劣便能知足。復不營商謀利，棄捨醫卜等雜務，及與他人往還之因緣。嚴持所受淨戒，思惟諸欲過患與無常等理，具備如是止資糧已，於安樂座端身正坐，足結跏趺，雙手定印，先調息等。如是所說加行六法，及下士中士法皆應先修，尤應善修大菩提心。

卯二正行分二。辰初明住心之所緣。辰二明如何修住心。初又分二。巳初總明所緣。巳二此處所緣。今初

總有四種所緣，謂周遍所緣、淨行所緣、善巧所緣、淨惑所緣。初中有四，謂有分別影像、

無分別影像。事邊際性。所作成辦。就能緣心安立二種影像。初謂有觀察分別之毘鉢舍那所緣。次謂無觀察分別之奢摩他所緣。言影像者。謂非所緣之自相實事。乃是心中所現之影像耳。第三是就所緣境安立。如思惟於五蘊中總攝一切有為法。於四諦中總攝一切取捨所知。即於彼中數量決定。是謂盡所有邊際性。如思惟諸法本性如是。更無他性。是謂如所有邊際性。第四是就所修果安立。謂由多修止觀之力。便能引生輕安等。成辦所作之果。此四名周遍所緣者。謂此四種。非離下諸所緣別有異體。復能遍彼一切所緣也。第二淨行所緣有五。謂多貪者緣不淨。多瞋者緣慈悲。多癡者緣十二因緣。多慢者緣界差別。多尋伺者緣出入息。第三善巧所緣亦有五。謂善巧色等五蘊。眼界等十八界。眼處等十二處。無明等十二緣起。從善業生可愛果為處。從不善業不生可愛果為非處。第四淨惑所緣有二。謂從欲界至無所有。觀察下地粗相。上地淨相。暫伏煩惱種子。及修無常等四諦十六行相永斷煩惱種子。

已二此處所緣。三摩地王經云。「佛身如金色。相好最端嚴。菩薩應緣彼。心轉修正定。」由緣佛身持心。即是念佛生廣大福。若佛身相明了堅固。可作禮拜供養發願懺悔等修集。

資糧淨治罪障之田。臨命終時不失佛念。若修密法尤與修天瑜伽相順。利益極多。故當以佛身作所緣境也。此所緣境復有二取法。謂由心新想。及於原有佛像想令明顯。前者益大。後者通顯密乘。今如後修。先當求一莊嚴佛像若繪若鑄。數數觀察善取其相。作意思惟令心中現。此復當作真佛身想。不應作繪鑄之像想。唯當於一所緣令心堅住。不可改換眾多異類所緣。先令身相粗分略為明顯。即應專一而修。爾時若觀黃色現為紅色。欲觀坐相現為立相。欲修一尊現為多尊。則不可隨轉。唯應於一根本所緣令心不動。聖勇師云。「應於一所緣。堅固其意志。若轉多所緣。意為煩惱擾。」以是作意所修身相時。祇要有粗分於心現起。即是獲得所緣境。當緣彼而修也。

辰二明如何修住心。辨中邊論云。「懈怠忘聖言。及沈沒掉舉。不作行作行。是為五過失。」此說由斷五種過失。修八對治行而修止。初於三摩地起加行時。懈怠是過失。對治此過共有四法。中邊論云。「即所依能依。及所因能果。」所依謂希求三摩地之欲心。此是勤修三摩地之因。能依謂精進。所因謂見三摩地功德之信。此是欲心之因。能果謂輕安。此是精進之果。由依淨信引生希欲。依止希欲發生精進。依精進故引生輕安。故此四法是五過失

中懈怠之對治也。

次精進修三摩地時，忘失教授是過失。對治此過當修正念。非僅不忘所緣便足。內心專住所緣境已。要有明了之定解方可。集論云，「云何為念。於串習事心不忘為相。不散為業。」謂不忘失所緣境。令心與境串習和合。即念自性。

第三心住三摩地時。掉舉沈沒。是過失。對治此過當修正知。由正知力。觀察沈掉。為生未生。見沈掉生。上者迎頭遮止。中者纔生尋滅。下者亦須生已不久即當斷除。如是沈掉二法。為修清淨三摩地之主要障礙。如云，「於明了分沈沒為障。於專住分掉舉為障。故當了知沈掉為修清淨三摩地之主要障礙。」故當善知沈沒掉舉昏沈之行相。其中昏沈。俱舍集論皆說所緣不明了。身心粗重為相。是癡分攝。沈沒有粗細二分。粗者。令心黑闇。或於所緣雖未散動。然失明了之力。但澄淨而已。微細沈沒。謂有明淨二分。而於所緣無定解力。略為低緩。不應誤解沈沒昏沈為一事。昏沈雖不向餘境流散。而俱無明淨二分。沈沒則有淨分而無明分。如云，「沈沒謂於所緣。心力放緩。不能明了緣取所緣。雖有淨分而無明了取境之力。即成沈沒。」又云，「有說。心不向餘境流散。俱無明淨之昏沈為沈沒者。不應正理。」

由此亦可了知昏沈之相。沈沒從昏沈生，有善無記二性。昏沈是癡分，是不善性或有覆無記性。如是沈沒起時，若相微薄，僅起少次，則可策心堅持所緣而修。若沈沒厚，或數數起，則應暫置所修法而修對治。其對治法，如中觀心論云：「退弱應寬廣，修廣大所緣。」又云：「退弱應策舉，觀精進勝利。」退弱沈沒之因，謂心太向內攝，或由放緩取境之力，心漸降低，或由睡眠昏沈等因，心覺黑闇。初之對治，當以觀慧觀察所緣，令心廣大。第二對治，應當思惟三寶功德菩提心之勝利，人生義大等功德，令心策舉。第三對治，亦應令心策舉，及作意日光等光明相，或以水洗面，或經行等。掉舉者，若心將現親友等可意境，即是微細掉舉。若忽生貪相，即粗分掉舉。集論云：「云何掉舉，淨相隨轉，貪分所攝，心不靜相，障止為業。」微細掉舉之對治，謂心於境將流動時，即應遮止繫於所緣。粗分掉舉之對治，謂生已即當了知，攝錄其心，令住所緣。若此不能治者，則應暫停所修法，思惟無常與惡趣苦等，收攝其心。待掉舉滅已，復修前事。又速道論云：「沈掉之對治，當修風心與虛空相合之教授，及強斷掉舉之教授。」初者，謂想自身臍間有一白點，量如雀卵，從頂踊出，與虛空相合，即於彼上，令心安住。第二謂一呼一吸合為一息，於五息中，持心不散而修。次修十息，十五息，二十五息等。

漸漸增長。持心不散。或想上風白色。由鼻孔入。漸向下壓。下風黃色。漸向上提。於臍間相合。修瓶相風。

僅能了解沈掉之義。猶非完足。要修定時。以正知力。常時伺察沈掉。為起未起。生此正知之方便。因謂不忘所緣之修正念法。及正念堅固之中。常時偵察。心散未散。任持其心。入行論云。「住念護意門。爾時生正知。」又說第二因云。「數數審觀察。身心諸分位。總應知彼。即護正知相。」沈掉之因。論說共因。謂不護根門。食不知量。不修初夜後夜覺寤瑜伽。不正知住。沈沒別因。謂重睡眠。心於所緣力太緩放。止觀不均。偏修寂止。心相黑闇。不樂緣境。掉舉別因。謂少厭離。心於所緣執力過猛。未串習精進。思親里等令心散亂。

第四如是善修正念正知。沈掉生起。雖無不知之過。然沈掉生時。若不無間即斷。亦是過失。此不起功用。不作行之對治。即是名為作行功用之思。其思雖是於善惡無記隨一之境。驅役內心之心所法。而此處是說沈掉生時。令心斷彼之思也。若心於所緣執持之力太猛。此雖有明了分。而掉舉增盛。極難安住。若太不用力。過於緩解。住分雖有。而沈沒增盛。難得明了。故當善忖內心。而求急緩適中之界。若覺內心較此再舉。便生掉舉。即當較彼略緩。

若覺內心齊此而住，便生沈沒，即當較彼略高。如是求得安住界已，便於根本所緣，令心明了而住，隨力所能住一時等。又初發業者，修時宜短次數宜多。

第五已斷微細沈掉，心三摩地相續轉時，若起功用作行，反成三摩地之過失。修此對治，謂不作行安住於捨。當知此捨，是捨防護功用，非捨取境之力也。又非凡無沈掉之時，皆可修捨，是於已摧沈掉力時，乃修。摧伏之義，如修次中篇云：「若時已無沈掉，心於所緣能正直住，爾時可緩功用修習於捨，如欲而住。」聲聞地云：「令心隨與任運作用。」又捨總有受捨、無量捨、行捨之三。此是行捨。初發業者，最初難生無過妙三摩地，故當以六力成九住心，依四作意之次第，引生無過三摩地。其六力中，初聽聞力，成辦九住心中初內住心，謂由初聞修定教授，隨順所聞，令心內住。爾時便覺分別雜念如同懸河，初識分別之相。第二思惟力，成辦第二等住，謂先住所緣，由數數思惟而修，初得少分相續安住。此時便覺分別如溪澗水時隱時現，得分別休息之相。此二住心，沈掉時多，正定時少，必須力勵，心方能住所緣。故於四作意中，是初力勵運轉作意位。第三念力，成辦第三安住。第四近住二種住心，如其次第，於心散亂時，能速念前緣，令心安住。及初以念力令心不散，從寬泛境漸收其心，使

其漸細漸高。此時便覺分別。如潭中水。無違緣時安靜而住。遇違緣時即不能住。對於分別起疲勞想。第四正知力。成辦第五調伏。第六寂靜二心。如其次第。初以正知。了知於分別及隨煩惱諸相流動之過患。令心不散調柔。樂修三摩地。次以正知。了知散亂之過失。滅除厭修三摩地之情緒。令心寂靜。第五精進力。成辦第七最極寂靜。第八專住一趣二心。如其次第。以精進力。雖最細分別與隨煩惱。皆能斷除不忍。令心最極寂靜。及由如是精進。令沈掉等初即不起。心能相續住三摩地。從第三至第七。此五住心。住定時雖多。而有沈掉障礙。故是第二有間缺運轉作意位。第八住心時。如大海濤。隨起何分別。略修念知對治。即自息滅。爾時雖須恆修功力。然沈掉不能為障。能長時修定。故是第三無間缺運轉作意位。第六串習力。成辦第九等持住心。以於爾時不須專依正念正知。其三摩地亦能任運於所緣轉故。又由爾時既無沈掉為障。復不須恆依功用。故是第四無功用運轉作意位。

寅二修止量。第九住心。仍是欲界心一境性。乃奢摩他隨順作意。若得身心輕安。即奢摩他。莊嚴經論云。「由習無作行。次獲得圓滿。身心妙輕安。名為有作意。」所言作意。即奢摩他。輕安之相。如集論云。「云何輕安。謂止息身心粗重。身心堪能性。除遣一切障礙為業。」所

言粗重。謂於善所緣。身心不能如欲而轉。若得彼對治之輕安。則除身心無堪能性。能隨欲轉也。如是身心輕安。初得三摩地時。即生微細少分。後漸增盛。便成輕安與心一境性之奢摩他。將發眾相圓滿。見輕安之前相。謂於頂上似重而起。非損惱相。此起無間。心粗重性。即得除滅。能對治彼。心輕安性。即先生起。依此輕安生起之力。次有隨順身輕安。諸風大種。來入身中。由此風大遍身轉故。身粗重性。皆得除滅。能對治彼。身輕安性。即得生起。由此力故。身極快樂。由身樂故。心輕安性。轉復增長。其後輕安初勢。漸漸舒緩。然非輕安永盡。是由初勢觸動內心。彼勢退滅。有妙輕安。如影隨形。無諸散動。與三摩地隨順而起。心踴躍性。亦漸退滅。心於所緣堅固而住。遠離喜動不寂靜性。乃是獲得正奢摩他。亦是已得第一靜慮。近分所攝。少分定地作意。外道諸仙。修世間道。於無所有。以下離欲。及修五種神通等。皆須依止此奢摩他。內佛弟子。以出離心及菩提心之所任持。修無我義。證得解脫。一切種智。亦要依止此奢摩他。故是內外所共之道。略說奢摩他建立竟。

丑三學觀法分二寅初總明觀資糧寅二別明決擇見 今初

修次中篇說。親近善士。聽聞正法。如理思惟。三種資糧。意謂依止彼資糧。決擇了解真

實義之正見。引生通達如所有性之毘鉢舍那也。如斯正見。要依堪為定量論師所造之論。而求。其能遠離二邊。解釋佛經甚深心要義之論師。顯密經中多授記龍猛菩薩。故當依彼論而求正見。印度諸大中觀師。皆推崇提婆菩薩。與龍猛菩薩相等。咸依為量。其能無倒解釋。聖父子意趣。為隨應破中觀者。則係佛護月稱二大論師。今當隨彼而決擇聖父子之清淨意趣也。

寅二別明決擇見分二。卯初明染污無明。卯二尋求無我見。

今初

四百論釋云。「所言我者。謂諸法不依仗他性。若無此性即是無我。此由人法差別為二。曰人無我及法無我。」此中所破之實執。謂覺非由無始分別增上而立。執彼境上自體成就。其所執之境。即名為我。或名自性。若於人上無彼所破。即人無我。若於眼耳等法上無彼所破。即法無我。若於法上人上執有彼所破。即法我執。與人我執。人我執之所緣。即流轉生死者及修解脫道者等名言所詮事。依止諸蘊假立之我。若緣他身之我。執為有自相。亦是俱生人我執。然非俱生薩迦耶見。若緣自身之我。執為有自相。則俱是俱生人我執。與俱生薩迦耶見。俱生我所執。薩迦耶見之所緣。則是俱生心覺有所之我所。非我之眼等。俱

生法我執所緣。謂自他內身所攝之色蘊眼耳等。及內身不攝之山河房舍等。我執之行相。即緣彼所緣。執為由自相有也。彼二種我執俱是生死根本。入中論云。「慧見煩惱諸過患。皆從薩迦耶見生。由了知我是彼境。故瑜伽師先破我。」七十空性論云。「因緣所生法。若分別真實。佛說為無明。彼生十二支。」

問曰。若二我執俱是生死根本。生死則有異類二種根本。不應道理。答曰。二種我執所緣雖異。行相無別。故無過失。欲斷如是生死根本。須達無我慧。此達無我慧。要與無明我執同一所緣。行相相違。方能斷除。四百論云。「若見境無我。能滅三有種。」釋量論云。「慈與愚無違。故非真除過。」此說慈悲雖是無明之對治品。然非同一所緣。行相相違。故非真能對治。法稱師云。「若不破彼境。非能破彼執。」此說須以達無我慧。破除無明我執所執之境。而斷我執。故知生死根本無明我執之真對治。厥為達無我慧也。

卯二尋求無我見分二。辰初決擇人無我。辰二決擇法無我。 今初

二我執生起之次序。謂從法我執生人我執。修無我之次序。則應先修人無我。次修法無我。於人法上所知無我。雖無粗細之別。然所別事。於人則易了解。於法上則難知。如法我

執於眼耳上不易了解。於影像上則易了解。故成立無我之因時。以影像等為同喻也。三摩地王經云。「如汝知我想。如是觀諸法。」故當先決擇人無我而修。此雖有多理。但初修業者。觀察四事最為切要。

初要。謂決定所破。吾人下至重睡眠時。亦有我執堅持不捨。彼心即是俱生我執。當觀彼執執何為我。如何執我。如是審細觀察彼執。便見彼執。非執於身心總聚上假名安立。乃執假立之我為有自體。彼俱生我執所執之我。即所破法。初若未能直識其我。則亦不能知無我義。靜天師云。「未觸所計事。不知彼事無。」

第二要義。謂決定二品。彼堅固我執所執之我。倘於五蘊上有者。與自五蘊為一為異。離此二品。當知更無第三品。以凡有者。不出一異二品故。此依了知一異互違之量而成。中觀莊嚴論云。「離於一多外。所餘行相法。決定不得有此二互違故。」

第三要義。謂破一品。若所執我與五蘊一者。應成一性。此有三過。一所計之我。應成無用。二我應成多。三我應有生滅。初過謂汝所計應成無用。以汝計我原為成立。取捨五蘊之作者。若我與蘊成一體性。則離所取之蘊。別無能取者故。自性無分之法。不可安立為異法。

故。中論云。「離於所取蘊，別無能取我，計蘊即是我，汝我成無用。」第二過謂若我蘊是一者，如一人有五蘊，亦應有五我。或我是一故，五蘊亦應成一。入中論云。「若蘊即是我，蘊多我應多。」第三過入中論云。「若蘊即是我，我應有生滅。」由分別假立業果所依之我，雖有生滅亦無過失。但如自所執之我，若有生滅，則成自性生滅，此中復有三過。初不念宿命過，謂不應憶念我於爾時如是生，以念宿生要前後二我是一相續，汝此二我自性各異不依他故。入中論云。「所有自相各異法，是一相續不應理。」二造業失壞過，謂前所造業應不受果，以造業之我未受果前即已謝滅，別無與彼同一相續之我故。以彼自性壞故。三無業受果過，若謂前我謝滅後我受果者，應未造業即可受果，以他人造業，他人受果故。入中論云。「般涅槃前諸剎那，生滅無作故無果，他所造業餘受果。」由是推察，即知我與五蘊非是一也。

第四要義，謂破異品。若所執我與五蘊異者，則離色等五蘊，應有我得，如驢馬相異，離馬有驢可得。然色蘊等一一除後實無我得。中論云。「我異所取蘊，是事終不然，若異應可見，而實不可見。」

依此四義觀察，便知身心上，全無俱生我執所計之我。是為初得中觀正見。若是宿世曾習此見者，覺如獲得所遺珍寶，最極歡喜。若先未習，今創得者，覺如遺失極可愛物，起大恐怖。若俱無彼二感覺者，則是未能了知所破，或未善破除也。

修習之法，有定中修如虛空，與後得修如幻化之二。初謂如虛空，唯由遮遣礙觸而立。此亦唯遮自相之我，專一而修。住空見中堅固不動為主。若覺心相稍低劣時，便應憶念前四觀察，引生定解相續修習。二後得修如幻者，謂由四相觀察，破自相有之後，次觀餘存何法，便覺行住坐臥一切威儀動作，皆唯分別假立，如同幻事都無自性。又善得人無我見時，雖無俱生我執所執之我，但業果所依之我則非全無。如幻師所變象馬，雖無象馬之體，然有象馬之相。如是現在彼我，本無自性，現有自相，唯由分別假立之我，即能作善惡業，受苦樂果。一切緣起作用皆應正理。自性雖空，非畢竟無，故非斷見。又一切法本來性空，通達無我慧，即如是通達。非是原有自性，後由覺慧安立為空。故空亦非由慧所作。又一切法皆非實有，非一分空，二分不空，故亦非少分空。故修一切法皆無自性，即執一切法為實有之對治也。

辰二決擇法無我分二。已初決擇有為法無自性。已二決擇無為法無自性。初又分三。午初決擇色法。午二決擇心法。午三決擇不相應行。 今初

先當觀察自身。心中堅執為我身者。究執何物為身。如何執著。非於骨肉五支和集之主執為分別假立。是於假立境上執有自相成就之身。若果有彼身者。則與色蘊為一為異。若是一者。此骨肉五支和集之身。是由父母精血和成。如身有五支。則識所托之精血亦應有五支。又如支有五。身亦應有五也。若是異者。則離一一支外。應有身可得。然實不可得。故無如是所執之身也。

午二決擇心法。如今日之識。若覺非於上午識及下午識上分別假立。而為自相有者。則當觀察與上午識及下午識為一為異。若是一者。於上午識上應有下午識。於下午識上亦有上午識。若是異者。除上午識與下午識。應有彼識可得。而實不可得。故無如彼所執之識也。

午三決擇不相應行。例如一年有十二月。若覺非唯分別假立。而有自相之年者。應觀彼年與十二月為一為異。若是一者。如月有十二年。應有十二年與各月皆成一體。故若

是異者。除十二月後。應有年可得。而實不可得也。

已二決擇無為法無自性。如虛空界。亦有四方及中央。若覺虛空非於諸方分上分別假立。而是有自性者。應觀虛空與彼諸分。為一為異。若是一者。諸分成一。東方虛空與西方虛空。亦應成一。則東方空中降雨。西方空中亦應降雨。過失甚多。若是異者。則除虛空諸分之後。應有虛空可得。然實不可得。是故虛空非有自相。

又一切法皆唯名言分別假立。都無少許自性可得。如於繩上妄執為蛇。較易了解。如黑闇時。見繩盤聚。宛如真蛇。便覺此處有蛇。頓生怖畏。爾時彼繩一一部分。皆非有蛇。諸分積聚亦無有蛇。離繩諸分及積聚外亦無有蛇。然由見繩便生是蛇之心。全無相違。故彼繩上之蛇。唯由錯亂分別所假立也。如是真蛇亦唯分別假立。非自性有。是由見蛇諸蘊而起蛇覺。若觀色蘊一一部分。及彼積聚。皆無有蛇。離彼諸分及積聚外亦無有蛇。然於蛇蘊唯由分別假立為蛇。則不相違。

問曰。如於繩上畢竟無蛇。則於蛇蘊亦應畢竟無蛇。以彼俱是分別假立。尋求實蛇不可得故。答曰。無過。彼二雖同是分別假立。以理智尋求無可獲得。然由分別假立。可否安立。

為有，則不相同。以於繩上分別假立為蛇，不可安立為有。於蛇蘊上分別假立為蛇，則可安立為有。以是分別假立非定是有，如計聲常及人我等。雖是分別假立，然非是有。分別假立雖非定有，然屬有者，則定是分別假立。以有者必是名言有。名言有者，尋求名言假立義時必無可得。尋求假義既無可得，則唯是於無觀察識前，由分別假立為有也。繩上之蛇，由名言中無故成畢竟無。蛇蘊上之蛇，由名言中有故非畢竟無。以繩上之蛇，世名言量即能違害。蘊上之蛇，世名言量不能害故。

合上法喻，如繩非是蛇，喻五蘊非我。如依於繩而生蛇覺，喻依五蘊而起我想。如依盤繩而現蛇相，喻依五蘊有我相現。如依繩現蛇而蛇非有，喻依五蘊有我相現，而實非有。此即我無自性義。又如繩上雖畢竟無蛇，然由見繩為蛇故，生大怖畏，如見真蛇。如是依自五蘊所見之我，雖非實有，然由分別假立之我，於行住坐臥等四威儀中作一切事，亦不相違。此即緣起義。如若見一切法都無自性，即由無自性故，便能安立緣起因果。是為性空現為緣起義。若見一切法唯由分別假立，緣起因果皆應正理。即由此故，便能引生一切法皆無自性之定解。是為緣起現為性空義。如云：「此皆自性空，依彼生此果，二決定無礙，更互

為助伴。唯此為甚奇。唯此最希有。」又由略見緣起如幻。即能破除妄計諸法實有之實執。引生無自性決定解。是為正見觀察圓滿。如云。「若時二念不分離。由見緣起不欺誑。即破一切所執境。是為正見觀圓滿。」言不分離者。謂解空智與緣起智。更互相助也。如云。「苗無自性。是緣起故。」此於所破加簡別言。謂無自性。非說苗無。由苗無自性語。即能了知非畢竟無苗。故空能除無邊。又由緣起因故。即知苗是緣起必依待他。既待他成。即非自主。既非自主。便非自相成就。故現能破有邊。如云。「若知現能破有邊。性空即能遣無邊。性空現為因果理。一切邊見不能奪。」

如是從色乃至一切種智。皆是分別假立。十地佛果等甚深功德。雖初非世間常人之所安立。然諸佛隨順世間分別安立之理。設立彼彼名言。所化眾生即依彼地道等名言。不再觀察。而有名言識轉。若求地道等甚深功德。名言假立之義都無可得。故彼亦唯是名言分別之所假立也。問。若佛假立地道等名。佛意寧非亦有分別。曰。佛身雖無分別。然為引誘眾生。故順眾生意樂立如是名。以是當知隨應破派一切名言。純係隨順世間建立。如世間俱生心。隨其所見不復推究。即便取捨。如是隨應破派亦不觀察而立世俗。有解隨順世間

之義。謂凡世間愚人所說有無顛倒之事。我亦皆許。是未如實了知之大錯也。又應知隨應破派自宗。於世俗法不分正倒。觀待世間識則分正倒二類。世俗不分正倒者。以世俗諦。真理與現象必不相符。是顛倒法。無真正義。觀待世間識分正倒者。如世人說此處有瓶。世名言量不能違害。瓶雖是虛妄法。然亦可立為有。故觀待世間立為正世俗。若見一月為二月。見雪山為青色。待彼亂識雖是實有。然世間無錯亂心亦能了知。彼是顛倒。故觀待世間立為倒世俗。由是可知。世間愚人所計之顛倒名言。隨應破派亦不必許其有也。總之。當知生死涅槃一切法。唯是分別假立。都無少許自性。生定解已。應善修習。修習之法。即如前說。定中修如虛空之空性。後得修如幻事。若時以觀察力。引生身心輕安。彼定即成毘鉢舍那。

丑四學雙運法。若未先得止觀。則無止觀雙運之事。故修雙運必須先得止觀。此復初得毘鉢舍那。亦即獲得雙運。謂由前已得奢摩他為依止。乃修觀察。若時由觀察力獲得無功用運轉作意。即得雙運轉道。如聲聞地云。「齊何當言奢摩他毘鉢舍那。二種和合平等俱轉。由此說名雙運轉道。答。若有獲得九住心中第九住心。謂三摩呬多。用如是三摩地為所依止。於觀法中修增上慧。彼於爾時由觀法故。任運轉道無功用轉。如奢摩他道不由加

行。毘鉢舍那清淨鮮白。隨奢摩他。調柔攝受。齊此名為奢摩他。毘鉢舍那二種和合平等俱轉。由此名為奢摩他。毘鉢舍那雙運轉道。」修次下篇云。「若時由離沈掉。平等任運而轉。心於真義最極明了。當緩功用而修等捨。當知爾時名成止觀雙運轉道。」般若教授論云。「其後即緣有分別影像。若時彼心無間無缺相續。作意雙證二品。爾時說名止觀雙運轉道。其奢摩他。毘鉢舍那是名為雙。運謂互相連繫而轉。」無間缺者。謂觀察後不須別修無分別住。即由觀修便能引生無分別住。雙證二品者。謂緣無分別影像之止。與緣有分別影像之觀。二品俱證。言相續者。是依觀察修之毘鉢舍那。與觀後安住之奢摩他。非同時生。若由觀力引生真奢摩他。當知此奢摩他時。有緣如所有性之擇法。毘鉢舍那。與專住如所有性之三摩地。奢摩他。相應而轉。能得如是止觀平等俱轉者。必先已得修所成之智德。故住無分別中。略以觀慧觀無我義。如諸小魚游安靜水。祇可立為止觀隨順相。非有真實止觀雙運之義也。

今者於攝道之總義。略為說之。最初道之根本。於依止善知識之理趣。當淨治之。次於閒暇生起無偽。欲取精實。以是修習。由內懲誠。為生此故。宜修暇滿諸法。次若未反求現世

之心。則於後世不生猛利之希求。故於身不久住之無常。及死後飄流惡趣之理。應勵力修習。爾時以生真實怖畏之念。於三寶功德。心生至誠之決定。而住共同皈依之律儀。於共學處而勤修學。次於一切白法根本之業果。由多門中生起深忍之信。令其堅固。以致力於善不善之行止。而當恆住於四力之道。如是若將下士諸法類貫入其心。更多思惟生死總別之過患。從總生死。遮止其心。次知生死從何而起之因。是為惑業。而生起真實欲斷之心。總於能脫生死三學之道。別於自己所受之別解脫戒。當努力焉。如是若將中士諸法類貫入其心。如自墮於海。有情諸母亦皆同爾。而為作意。修習慈悲為本之菩提心。如何能生。須當勵力。此若無者。則六波羅蜜及二種次第等。皆如無基而建樓閣。若於彼稍生一二領受之行相。則以儀軌受戒。於其學處而為努力。以堅固願心。應聽聞諸廣大行。了知行止之諸界限。於彼而生希求。彼若生者。即以儀軌而受行戒。於成熟自身之六度。及成熟他身之四攝等而修習之。別於根本墮罪。當捨命守護。中下品纏及諸惡作。亦勵力而毋令染。設或有犯。當於還淨而精勤焉。次於後二度特須修學。於修靜慮法善巧已。則修三摩地而於清淨之。二無我見。當如何能於身心生起而得之。須知住於見上修習之規。而為修習耳。於如是之靜

慮及慧。施設止觀之名。除於此二更無餘者。是受菩薩律儀已。從彼學處中而出也。此亦須修下下道時。於上道愈起欲得。若聽聞上時。於下愈起欲修也。修彼等時。亦須斷除分別。使心平等。如是若於引道之善知識敬信微薄。是則斷善妙資糧之本。故於依止法須應努力。若於修行勇銳微弱。當修暇滿法類。倘於此世耽著若甚。當修無常及惡趣過患以為主要。若見於所受制之界限緩慢。則修業果為主。若於生死厭患微小。則求解脫唯成虛語。當思生死過患。若任何所作於為利有情之心不猛。是斷大乘之根本。故須修習願心。若受菩薩律儀。於行修學。其執相之繫縛若過堅利。宜用理智破壞執相之所緣。於如空如幻之空性而修習。心若不住所緣而作散亂之僕使。則當修心一境性而為主要。是諸前賢之所說。由此為例。諸未說者。如應了知。總之莫成一品。須令身心於一切善品而能安住也。

辛二。別於金剛乘修學之法者。如是於諸顯密共道淨修之後。不應猶豫當入密乘。此道較餘法特為寶貴。以能速疾圓滿二資糧故。若入彼者。當如道炬論所說。於初令師歡喜。較前所說尤須增上。此亦須於彼中所說最下之性相全者。而如是作也。次應先以密部根據所說之灌頂。成熟自己之身心。次於爾時聽聞所受之三昧耶及律儀等了知守護。若犯

本罪雖可重受。然道之功德。於身心生起極為留難。故當勵力。毋令染污。粗罪不犯。亦當致力。設有所犯。亦當作諸還淨之方便。此乃修道之根本。彼等若無。如基礎損壞。則樓閣必倒塌也。文殊根本教王經云。「能仁於壞戒。不說咒成就。」如是所說等之三種成就。任何亦無也。於無上瑜伽之經中。亦說不護三昧耶。及灌頂下劣。不了真性。以此三者。雖行修習。任何亦無成就。若不守護三昧耶及律儀而言修道者。是飄流於密法之外。如是能守護三昧耶及律儀於密道而修者。若於下三部。則於有相無相之二種瑜伽依次修學。如於上部。則於二種次第瑜伽依次而學焉。以上是唯名言略示轉入密咒之方隅。廣者須於真言道次第中而知也。若如是學。即是於攝一切顯密扼要之圓滿道體而修學。能於所得有暇。具足義利。將佛聖教於自他之身心增廣也。

佛說顯密二種道

於中顯教諸經論

能生無礙大辯才

速易通達為教授

又於密教諸共道

亦能光顯淨身心

特於內外大小乘

大乘顯密及諸續

二次第等所共須

正修妙三摩地法

如智者論已善說

能除行者諸歧途

為利諸求解脫者

重著菩提道略論

如斯甚深廣行道

是由彌勒與文殊

龍猛無著寂靜天

輾轉傳來三法流

匯歸阿底峽尊者

揉成殊勝之教授

願此所得諸善根

迴向眾生利樂本

如來聖教久住世

永離一切諸垢染

謂攝一切佛語之樞要。龍猛無著二大派之準繩。勝士趣入一切智地之法軌。三類士夫修持之次第。宣示一切完全之菩提道次第。是聽聞阿蘭若者。傳內鄔蘇巴及傳。僅哦瓦相傳之二。並從博朵瓦傳。霞惹瓦及博朵瓦傳。鐸巴諸教授義。從廣道次第中。此復略攝。